

古 龙 著

全 本

陸小鳳

7

海南人民出版社

陆 小 凤

古 龙 著

第七集

海南人民出版社

陆 小 凤

古 龙 著

第七集

海南人民出版社

陆 小 凤全集——7

*

古 龙 著

*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南人民出版社武汉图书发行公司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10.8万 1—50000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41-183-2/1·23

全套定价：19.5元

仗义救人

她骂得声音好大，陆小凤却听不见，连一个字都听不见。

老实和尚擦着汗，叹着气，苦笑道：“看来这叫做天生的一物治一物。”

忽然间，“呼”的一声响，一个浪头打上了小艇，天上连星光都已被乌云淹没。

是不是暴风雨快要来了？

海上更黑暗，小艇摇晃得更剧烈，星光消失后，连方向都已辨不出。

老实和尚用两只手紧紧握住船舷，脸上已无人色，不停的喃喃自语，“这怎么办？和尚看见澡盆里的水都害怕，连洗澡都不敢洗。”

小玉笑了，道：“原来……”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已有个浪头重重的打在她身上，她的人就倒了下去。

陆小凤抢着去把舵，可是他就算能把稳舵，辨不出方向又有什么用？

老实和尚叹着气，苦笑道：“现在和尚总算明白了。”

陆小凤道：“明白了什么事？”

老实和尚道：“明白官九为什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你。”

他叹息着又道：“那小子一定早就算出了海上会有风暴，早就知道我们过不了这一关。”

陆小凤道：“莫忘了她妹妹现在也在这条小船上，那条船并不比我们这条大。”

老实和尚道：“莫忘了那丫头是个狐狸精，我们却是群旱鸭子。”

陆小凤沉默着，也不禁叹了口气，道：“若是有老狐狸在，就好了。”

老实和尚道：“老狐狸是什么人？”

陆小凤道：“他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只不过这世上如果有三百种可让船不要翻的法子，他至少懂得两百九十九种。”

突听一个人道：“三百种我都懂。”

小艇的船板忽然有一块掀了起来，一个人从下面伸出了头，满头白发苍苍，一双眼睛却湛蓝如海水。

“老狐狸！”陆小凤叫了起来：“你怎么还没有死呢？”

老狐狸眨了眨眼，道：“你有没有看见鱼淹死在水里？”

陆小凤道：“没有。”

鱼可能死在水里，却绝不是被淹死的。

老狐狸笑道：“我在陆上是条老狐狸，到了水里，就是条鱼。”

小玉道：“是条什么鱼？”

陆小凤大笑：“当然是条老甲鱼！”

风暴已过去。

无论多么小的船，无论多么大的风浪，只要有好手操舵，都一定会渡过去的。

老狐狸的手稳如磐石。

“这些日子来，你躲到哪里去了？”

“当然是在水里。”老狐狸道。

一个人若能在水下潜伏，的确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吃什么？”陆小凤问。

“生鱼的营养，远比红烧鱼，清蒸鱼，油煎鱼都大得多。”

所以他的手还很稳，体力还未消失。

“你怎么会到这条船上来的？”

“我看见这条船在装水，就知道它又要走了。”他笑得好得意，“我也知道不到危险的时候，绝不会有人动救生的小船。”

小玉一直在听着，忍不住叹了口气，道：“看来这个人真是条老狐狸。”

老实和尚也忍不住叹了口气，道：“总有一天，你也会变成狐狸精的。”

小玉看着他，忽然问道：“你真的从不洗澡？”

老实和尚道：“谁说的？”

小玉道：“刚才你自己说的，看见水你就害怕，怎么能洗澡？”

老实和尚道：“我干净。”

夕阳消失。

老狐狸的眼睛也变得象夕阳般多姿多采。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

“老狐狸当然要回狐狸窝的。”

他笑得更开心，因为他知道能在他手上，别人想不去都不行。

“狐狸窝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只要你去过一次，就一定会想再回去的地方。”

“你去过？”

陆小凤点点头，眼睛里也发出了光。

那些低黯的，总是有烟雾迷漫的屋子，那些粗犷而直率的人，那一杯杯烈得可以让人流出眼泪的酒，那木板上到处都是洞眼的洗澡房……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要一想起，他心里就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老狐狸眯着眼，看着他：“你心里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想回去？”

陆小凤不能不承认：“有一点。”

老狐狸道：“是只有一点，还是想得要命？”

陆小凤叹了口气：“我想得要命。”

老狐狸笑了，顺手往前面一指，道：“你看那是什么？”

陆小凤回过头，就看见了陆地。

二

伟大而可爱的陆地，他们终于回来了。

他们当然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并未消失。

老狐狸兴奋得就象是个孩子。

这海岸，这沙滩，甚至连那一块岩石，都是他熟悉的。

无论他在哪里，只要他一闭起眼，就能看到。

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回来。

可是他一上岸就怔住，海岸，沙滩，岩石都没有变，他的狐狸窝却变了。

低矮破旧的平房已变得焕然一新，窗户上也糊起了雪白的窗纸，里面已不再有粗犷豪迈的笑声传出来，他的狐狸窝竟似已变得象座坟墓。

陆小凤也很意外，忍不住道：“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其实他当然也知道老狐狸是绝不会走错地方的，世上本就绝没有找不到自己老窝的狐狸。

可是世上也绝没有永不改变的事，狐狸窝也一样会变的。

陆小凤又道：“你出门的时候，你的狐狸窝交给谁？”

小玉抢着道：“老狐狸出了门，狐狸窝当然交给母狐狸。”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明白了。”

老狐狸道：“你明白了什么？”

陆小凤道：“你那条母狐狸，一定也是个狐狸精，狐狸精做寡妇是做不长的，她以为你已葬身海底，你这狐狸窝现在说不定已换了主人。”

老狐狸冷笑道：“有谁敢要那狐狸精，我倒真佩服他的胆子。”

他们站在一块岩石后，刚好可以看见狐狸窝那扇新漆的门。

门忽然开了，一个人施施然走了出来，勾鼻高颧，目光如鹰。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别的人也许不会不敢，这个人一定敢。”

老狐狸道：“你认得他？”

陆小凤道：“我也知道他不敢做的事还很少。”

老狐狸道：“他是谁？”

陆小凤道：“鹰眼老七，十二连环坞的总瓢把子。”

老狐狸脸色有点变了。

陆小凤道：“他无论抢了谁的窝我都不奇怪，我只奇怪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小玉道：“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去？”

老狐狸道：“这里是我的地盘，我去问他。”

他说去就去。一转出岩石，鹰眼老七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就盯着他。

老狐狸也在眯着眼睛看他。

鹰眼老七忽然说道：“喂，你过来。”

老狐狸道：“我本来就要过来。”

鹰眼老七指着那条小艇，道：“那条船是你的？”

老狐狸说道：“本来不是，现在已经是了。”

鹰眼老七道：“刚才船上是不是有四五个人？”

老狐狸道：“嗯。”

鹰眼老七道：“别的人呢？”

老狐狸笑眯眯的看着他，道：“你是衙门里的人？”

鹰眼老七摇摇头。

老狐狸道：“你知不知道这地方本来归谁管？”

鹰眼老七又摇摇头，道：“谁？”

老狐狸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

鹰眼老七道：“你就是老狐狸？”

老狐狸笑了笑，道：“所以问话的应该是我，不是你。”

他说问就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一共来了几个？还有别的人在哪里？”

鹰眼老七冷冷道：“你为什么不先回头看看？”

老狐狸回过头，就发现已有两个急装劲服的黑衣人无声无息的到了身后。

他还没有转身，这两人已闪电般出手，把他身子架了起来。

鹰眼老七冷笑道：“现在应该由谁来问话了？”

老狐狸苦笑道：“你。”

鹰眼老七冷笑着转身，大步走进了门，道：“带他进来。”

“呼”的一声，门又关起。

两个黑衣人已将老狐狸架了进来，墙角屋脊后人影闪动，至少还有七八个同样装束的黑衣人在这狐狸窝四周埋伏着。

远处蹄声响动，还有二十来个骑士在附近往复巡弋，穿的竟全都是

七品武官的服色。

陆小凤已皱起眉，喃喃道：“胡老七的排场几时变得这么大的？”

刚才架走老狐狸的那两人，身法轻快，出手迅急。

埋伏在屋脊墙角后的，武功也绝不比他们差，已全都可以算是一流高手。

能够用这么多高手做警卫的人还不多，鹰眼老七本来的确没这样的排场。

在远处巡弋的骑士们，忽然有一个打马驰来，墙角后也立刻有个黑衣人迎了上去。

骑士立刻翻身下马，打躬请安。

他身上穿的虽是七品服色，看见这黑衣人态度却很恭敬，就象是见到了顶头上司。

小玉道：“看来不但他的气派大，他的属下气派也不小。”

沙曼道：“这些黑衣人绝不是十二连环坞的属下。”

陆小凤道：“你怎么知道？”

沙曼道：“我听说过十二连环坞，虽然不能算是个盗窟，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陆小凤道：“难道你认为这些穿黑衣服的朋友都是好人？”

其实他心里也知道这些人绝不是十二连环坞的属下，十二环坞从来不与官府打交道的。

可是现在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很想找个人来斗斗嘴。

这种法子对于稳定他的情绪，通常都很有效。

沙曼却不理他了。

陆小凤捏了捏她鼻子，道：“你怎么忽然变成哑巴了？”

沙曼故意板着脸，道：“你要我说什么？”

陆小凤又捏捏她的脸，道：“我知道你一定已看出了他们是什么人？”

沙曼道：“他们当然都不是好人。”

陆小凤道：“为什么不是好人？”

沙曼道：“因为你说的。”

陆小凤道：“我说的话你都听？”

沙曼道：“我不听你的话，听谁的话？”

陆小凤笑了，忽然搂住她的腰，在她嘴上亲了亲，沙曼再想板起脸已不行了。

她整个人都已软在他怀里。

小玉叹了口气，道：“你们帮帮忙好不好，就算要亲热，至少也该分分时候，看看地方。”

沙曼道：“你若看着难受，我也可以让他亲亲你。”

陆小凤笑道：“只可惜我的嘴现在没有空。”

他们的嘴的确都忙得很，那边两个人的嘴也没有闲着。

穿着七品服色，全身甲冑鲜明的武官，一直都在躬着身，而那黑衣人说的话，说的声音很低，脸上的表情严肃而恭谨，仿佛正在报告一件极机密的军情。

那黑衣人象已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已经在挥手要他走。

沙曼压低声音，道：“这个人一定是‘天龙南宗’的弟子。”

陆小凤道：“你看得出？”

沙曼道：“天龙南宗的轻功身法很特别，刚才对付老狐狸的两个人，用的擒拿法也是天龙南宗的独门手法，所以我才说他们绝不是十二连环坞属下。”

这次陆小凤没有开口，小玉却问道：“为什么？”

沙曼道：“天龙南宗的大师兄是个天阉，所以就索性净身入宫做了太监，近年来据说很有权，就将他的师弟们都引进宫去，所以天龙南宗的门下，十个中倒有九个是大内侍卫。”

小玉道：“所以连这些武官们看见他们都得低下头？”

沙曼道：“就算再大一点的官，看见他们都得低头的。”

小玉道：“可是大内的侍卫们怎么会到这里来了，怎么会跟着鹰眼老七？”

沙曼故意气她：“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问他？”

小玉眨了眨眼，道：“曼姑娘若是真的叫我去，我就去。”

她没有去。

因为那一直低着头的武官，头忽然抬了起来，那一直趾高气扬的黑衣人却倒了下去。

陆小凤仿佛看见那武官手里刀光一闪刺入了黑衣人的腰。

黑衣人身子立刻软了、那武官又托住了他，往狐狸窝那边走，脸上在陪着笑，嘴里还在说着话，可惜黑衣人却已听不见了。

从陆小凤这个角度看过去，正好可以看见他腰上软肋下的衣裳已被鲜血染红。

这地方正是人身上致命的要害，这一刀出手狠毒而准确。

一个小小的七品武官，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刀？为什么要刺杀大内的侍卫？

这狐狸窝里究竟有些什么人，什么秘密？

三

陆小凤的手已放松了沙曼。

小玉也没有再看他们。

此刻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不但紧张刺激，而且很神秘，他们已完全被吸引。

现在，那武官几乎已快进到狐狸窝的后门，另外的骑士也开始悄悄的策着马走过来。

墙角后又闪出个黑衣人，武官正在向他招呼，也不知说了句什么话。

黑衣人立刻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武官手里忽然又有刀光一闪，又刺入了这人的腰。

这一刀出手更准更快，黑衣人连哼都没有哼就倒了下去。

看来这七品武官不但是个武功高手，杀人的经验也似极丰富。

可是这里已到了禁区，四周埋伏的暗卡都已被惊动。

十来个装束打扮完全一样的黑衣人都已现了身，亮出了兵刃。

远处的骑士也挥鞭打马，冲了过来，前面的一排人，使的是大枪长戟，骑术精纯，显然都是久经战阵的沙场老将。

后面的一排人用的却是江湖常见的短兵刃，有的还亮出了腰畔的暗囊。

那武官已将黑衣人的尸身用力抡了出去，厉声道：“我们是奉王爷

之命拿人的，若有人敢抗命，一律格杀勿论。”

黑衣人中也有人厉声道：“我们才是王府的侍卫，你们算什么东西？”两句话说完，战马已冲了过来，前面的一排人长枪大戟飞舞，声势十足惊人，后面的一排骑士却忽然从马鞍上飞身而起，找机会要冲进狐狸窝去。一个个轻功都不弱，出手的暗器更狠毒。“天龙南宗”也正是以轻功暗器知名的，双方针锋相对，出手也绝不留情。

陆小凤看傻了，他实在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已看出了另外一件事——天龙南宗门下弟子的武功，并没有江湖传说中那么高明，那些穿着七品官服色的骑士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因为就在这一瞬间，黑衣人已倒下五六个，狐狸窝的窗户已被撞碎了三四扇，已经有七八个人闯了进去。

刚才在一瞬间就已手刃了两个黑衣人的武官，现在又杀了两个。

第一个闯进去的就是他。

看到了这个人杀人，陆小凤就想起了他家里的厨子。

他小时候常常溜到厨房去，看那个厨子削黄瓜，切白菜。

这个人杀人，就好象那个厨子斩瓜切菜一样。他的刀绝不会落空的。

——屋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人？

至少有老狐狸和鹰眼老七，陆小凤总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他的朋友。

——朋友，多可爱的两字，一个人能不能没有朋友？

不能。

——一个人能不能看着朋友象黄瓜白菜一样被砍断？

不能。

——一个人能不能在听见朋友的惨呼声时装作听不见？

不能。

至少陆小凤不能。

他已经听见了老狐狸的惨呼声。

是种很奇怪的声音，就好象一个小女孩被人强奸时发出来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子。

陆小凤很想装作听不见，可是他不能。

沙曼看着他，忽然问道：“老狐狸是不是你的朋友？”

陆小凤道：“不是。”

沙曼道：“你想不想去救他？”

陆小凤道：“不想。”

他真的不想，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对付那绝不是真武官的武官。

可是他的人已冲了出去。

如果你心里有痛苦，喝醉了是不是就会忘记？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清醒后更痛苦。

——所以喝醉了对你并没有好处。

绝没有。

——那么你为什么耍醉？

我不知道。

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常常要去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

我不知道。

屋子里的情况很惨，本来那些趾高气扬的黑衣人，现在大多数已倒了下去，有的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有的死鱼般挂在窗棂上。武官们的刀锋上都有血。

三柄带血的刀锋架住了老狐狸的脖子，另外四柄逼住了鹰眼老七的咽喉，他们看见陆小凤冲进去的时候，就好象看见了天降的救星，武官们看着他冲进来，却象是在看着只自投罗网的笨鸟。

只有陆小凤自己心里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陆小凤就是陆小凤，一个既不能算太好，也不能算太坏的人，有时很聪明，有时很笨，有时很冲动，有时很冷静。

一进了这屋子，他就忽然变得很冷静，因为他毕竟是来救人的，不是来送死的。

陆小凤自己先替自己留了条路——如果救不了别人时，只有先救自己。

武官们冷眼看着他。

他在笑，客客气气的拱着手笑道：“各位劳师动众，远道而来，为的就是来抓这两个人的？”

没有人回答，没有反应。

陆小凤道：“他们犯了什么罪？”

还是没有人回答，没有反应。

陆小凤忽然觉得自己的胃在收缩，就象狂醉后的第二天早上又被人在胃上踢了一脚。

倒在血泊中的人忽然已站起来，挂在窗棂上的死鱼忽然又变得生龙活虎。

鹰眼老七和老狐狸脖子上的刀已逼住了他的胸膛和咽喉。

他忽然发觉自己已落入了——一张网里。一张由四十九个人，三十七柄刀织成的网。

陆小凤变成了一条鱼，一条网中鱼。

鱼在落入网中时，会挣扎、会摆动想冲出去。

陆小凤不是鱼。

所以他一动也没有动。

——只要动一下，架在他胸膛和咽喉上的七把刀就会要去他的命。

——他怎么能动？

他忽然变得更冷静，冷静的站着，象一座山那样屹立。

陆小凤在遇到危机时，能够冷静，有一个人却不能。

——谁？

沙曼。

陆小凤已经进去很久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沙曼看到过黑衣人和大内侍卫的武功，她相信，陆小凤绝对可以胜过他们。

——然而，陆小凤怎么还不出来？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

“什么”有很多解释。

对恋爱中的沙曼来说，“什么”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危机。

所以她一点也冷静不起来。

她站起来就要往里面冲。

有一个人却不想她冲进去。

——谁？

老实和尚。

所以老实和尚就拉住沙曼的衣袖。

沙曼绝不会让老实和尚拉住她的衣袖。

所以老实和尚只好挡在沙曼的面前。

沙曼道：“你为什么要拦住我？”

老实和尚道：“不是我拦住你。”

沙曼指着老实和尚道：“难道站在我面前的人，不是你？”

老实和尚道：“这只是我的身体。”

沙曼道：“你是说，有人要你拦住我？”

老实和尚点头。

沙曼道：“谁？”

老实和尚道：“陆小凤。”

沙曼道：“我不懂，他什么时候要你拦住我？”

老实和尚道：“他并没有要我拦住你。”

沙曼诧异的看着老实和尚。

老实和尚道：“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你进去。”

沙曼道：“为什么？”

老实和尚道：“因为他们在里面，一定是谈一件极机密的事。”

沙曼道：“你怎么知道？”

老实和尚：“我就是知道。”

沙曼道：“万——”

老实和尚道：“你放心，我保证陆小凤绝不会有危险。”

陆小凤真的没有危险吗？

难道架在他胸膛和咽喉上的七把刀，不是真刀？

刀当然是真刀，只不过架在陆小凤胸膛和咽喉上没有多久，忽然就全都撤去而已。

鹰眼老七忽然大笑道：“陆小凤果然是陆小凤，在最危险的时候，依

然那么镇静。”

老狐狸也笑道：“陆小凤在水里很静，在陆上更镇静，佩服！佩服！”

陆小凤道：“两位的玩笑也未免开得大了一点。如果我不镇静，岂非早就丧生在你们刀下？”

鹰眼老七道：“不这样做，他们就不相信陆小凤的轻功功夫，情非得已，还请多多包涵。”

陆小凤道：“为什么要他们相信我的功夫？”

鹰眼老七道：“因为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陆小凤道：“帮忙也用得着这样吗？”

鹰眼老七道：“这件事不但离奇，而且神秘，不但神秘，而且充满了危机。”

陆小凤道：“哦？”

鹰眼老七道：“这件事牵涉到三千五百万两的金珠珍宝。”

陆小凤道：“还有呢？”

鹰眼老七道：“还有一百零三个精明干练的武林好手，都在一夜之间失踪了。”

陆小凤的眼睛已经张大，因为这么庞大的财宝，这么多位武林好手，竟然在一夜失踪，这件事一定很神秘，很危险，也一定很好玩。

神秘危险好玩，三样之中只要有一样，陆小凤就会被吸引，更何况三种都有的事？

所以陆小凤就静静听着鹰眼老七报告整个事件的经过。

说到最后，鹰眼老七加上一句：“这件事，不但关系中原十三家最大镖局的存亡荣辱，而且江湖中至少有七十八位知名之士，眼看就要因此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陆小凤听完整个故事，一言不发。所有人都没有发出声音，连一点也没有。

因为他们怕一点声音，也会影响陆小凤的沉思。

所以他们都屏息静气，看着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陆小凤看着鹰眼老七道：“三批人查访都毫无结果？”

鹰眼老七道：“没有，一点也没有。”